

南華問談

歐陽予倩著



孤星叢書

孤星叢書 第四二二

閒事閒談

歐陽子倩著

樂鐵三編

似序非序

常言道得好：「閒話少說，言歸正傳」。「閒事閒談」也不過是一派閒話，似乎應當歸於少說之列。不過閒話的種類不一，說法也不同，有時明知少說為佳，却又不免於一說。

茶餘酒後的閒話，不一定是閒事；會議場中的議論，不一定是正事。

正事無可談，不妨談談閒事；閒事談得得體，比歪曲了的正事或者毛病還少一點。

有些人最怕管閒事，就將一切無關痛癢直接利害的事屏而不談；有些人專愛管閒事，就甚麼事情都不負責任地亂說一氣。

一石落水，一石動而萬波隨。倘若方另投一石，就會有萬波從另一方來匯。間接的利害往往比直接的利害來得嚴重。不負責任地投石興波以為戲自然不妥；萬事不關心，自守庭戶，當現代這樣複雜的世界尤其不許。

有事做事，有話說話，豈不痛快？可是如意算盤打不通，便也沒有辦法。然而誰都不能見事而無動於中，動於中而不成有系統的理論，便發而為閒話。所感之事其情不一，或大或小，或深

或遠，或遠或近，或暫或久，或專或從，或屬於現在，或屬於過去，或屬於未來，隨心所至，不拘一格，不妨都說是閒事；出之於口，或記在紙上，便是閒談。莊論不妨與諧語相并，雅意不妨與猥談交雜。也可以說是言之有物，也可以說是不着邊際，想到那裏說到那裏，似乎不必負甚麼責，若以爲言必有責，便也無須乎推諉。

我是個著名的無事忙。自到廣西以來，更是忙得個焦頭爛額。所忙的事，又不盡是本身的任務，副帶的手續問題和人事問題所費的精力往往超過本身問題幾倍以上，以致從早晨七點鐘到晚上十一點鐘沒有喘氣的餘裕，究竟不知道作了甚麼。在這種情形之下而來想閒事作閒談，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不過人生是矛盾的，時局在動盪中，矛盾的情形越多且大，忙中作閒談毫不爲怪；但閒事也不免就是忙事，閒談變了忙談。最初興之所致，出於偶然，想不到竟被讀者催促寫成了薄薄的一小冊，自笑空虛無聊，却又被災梨禍棗一番，難道這也是應有的矛盾現象嗎？

目錄

一	中國人的涵養	九
二	天才者的享受	一〇
三	語言的藝術	一二
四	難醫的老毛病	一五
五	可笑的誇耀	一六
六	Q先生的路	一八
七	中學校演戲的小問題	二〇
八	種毒太深了	二二
九	英雄	二四
一〇	丑角	二五

一一	法治啊法治	二七
一二	夢話	二九
一三	秩序與禮貌	三一
一四	適當的措置	三三
一五	訴苦無用	三五
一六	變態	三七
一七	私德	四〇
一八	不是問題	四三
一九	奇妙的廣告	四五
二〇	請說話	四七
二一	帽子難戴	四九
二二	起不了作用	五一
二三	莫明其妙	五四

二四	靈寶太師·····	五七
二五	文藝家的地位·····	六一
二六	和尚也不容易做·····	六四
二七	我不明白·····	六六
二八	學習德國的精神·····	六九
二九	半夜虛驚·····	七二
三〇	用工作打開煩悶·····	七四
三一	芳鄰歡宴圖·····	七七
三二	養清老虎咬自己·····	七九

一 中國人的涵養

以前有一個外國人，初到上海，見一個推小車的把一車磚翻在馬路上沒有人管，因此懷疑到中國人的國民道德和同情心。其實這是很平常的事，人力車滑了腳，一個女客從車上翻落在溼泥的路上爬不起來；或者是一個挑雞蛋的籬索斷了，雞蛋打碎，照例街上的人是會用欣賞喜劇的情緒，拍手大笑，就很少有人肯出力幫忙去把車子扶起，或把雞蛋拾起來。就是去年，浮橋被大水衝斷，有個船伕落在水裏抱着一根橋樁求救；雖然他終於被人救了起來，當時那船伕載沉載浮的情景，和他着急求救的手勢，的確會引起岸上聚觀的羣衆的笑聲。大約中國人富於戲劇性，看着甚麼都是戲。官場自可看作戲場；人生的悲歡離合，無一非戲；而高人雅士更常以游戲人間表其瀟灑出塵之致；而一般民衆，經過歷史的長期淘養，也都相信「事不干己，其心不亂」，「各人自掃門前雪，少管閒事」，不要說是馬路上翻了車子，就是再大一點的事也沒人管。——隔壁人家遭了盜劫，鄰居很少人幫着去追。見人家虐待奴隸——了頭——也沒有人肯說句公道話。因爲事不干己就不妨當戲看：看火燒房子，看出喪，看雜斃囚犯，只不過像是欣賞一幕小悲劇，可以無動於中。這或者不是中國人的缺乏同情心，而是中國人富於涵養。

二 天才者的享受

某家請客，一桌菜花了百多塊，賓主盡歡。在酒席筵前有人說：「中國真是地大物博，打了四年仗，我們還能吃這樣的好菜，而在英國連皇后都要領麵包票，若在德國那食糧限制就更嚴，可見歐洲各國，始終不如中國」。另一人說：「因為中國是農業國，農業國的長處不是工業國所能比的」。是嗎？後方的老爺少爺小姐們，知不知道前方的兵士吃的是甚麼呢？倘若我們也照外國那樣把食糧平均分配，那分到我們名下，到底有多少？是不是還可能帶着愛人去上上館子呢？然而後方有許多青年一天到晚爲了物質享受而煩悶。錢不夠花也是真的，但這就是告訴你這是戰時。當抗戰開始的頭兩年，大家總算奮鬥了一下。最近兩年有些人躲在比較安全的後方都會中，如果不是警報叫一叫，早以爲這是太平盛世了。物價的高漲，生活的困難，沒有被認爲抗戰到了艱苦的階段，應當加倍忍耐，加倍努力，而一心稱羨發國難財的好商，想追求他們的享受，這不是活該嗎？

這種時候却真苦了所謂「藝術家」。「前進」的招牌不能取掉，「霧重慶」中沙大千的思想又無從克服，叫出「全部商業化」好像多少有點不好意思，而舊劇名角的巨額包銀又似狐仙一般

在向自己招手，如之奈何？——甚麼是運動？甚麼是使命？甚麼是抗戰建國？一個天才者的享受不如一個普通商人，豈不難過也哉？

三 話語言的藝術

戲班子裏的要角，看準了一個緊要關頭，向老闆提出加薪的要求，不加便辭班不幹，這種舉動叫作「拿喬」。所以在班子裏常常會聽見：「拿他一拿」，「你別拿喬」，「拿得我够受的」一類的話。老闆最怕角色拿喬，主角又最怕配角拿喬，有時一氣配熟了錢的配角，分明只值一百塊的，他可以要求增加好幾倍，他情願到別處去賺一百塊，對他合作的主角非拿喬不可。他的算盤是只要拿一拿喬增加了三倍的錢，就是因為得罪了主角而被辭退他也可以不吃虧，而每一個名角是都不願意合手的配角離開的。

目下上海的各戲院，所有的角色全由老闆雇聘，所以配角與主角同為受雇，都是直接和老闆交涉。有的角色自己帶幾個配角進班，老闆也有權控制。而且現在的老闆，都是一「聞人」，角色如果調皮，他們可以使他長期失業；因此上海各劇院，角色的變動很少。

話劇界因為還沒有商業化，參加劇團的青年們，多半都還是為着戲劇運動。自從「爭取觀衆」的口號被曲解以後，情形也就漸漸變了。照有幾處大都會的情形，團與團之間漸漸有挖聘角色的幹法，而角色拿喬的風氣，也就一步一步展開。不過話劇演員的拿喬

大不相同，舊戲演員只會說：「某處出多少錢邀我，某處又肯加我多少錢，你如果要我，就總得給我點面子：」諸如此類的話。話劇的角色就嫌這種說法太直率，太原始，不够藝術。話劇的人員要到拿喬的時候，一定先提出許多與錢無關的理由。譬如說，工作環境不適合；同事們的思想有距離；工作的方式太機械，或者說太散漫缺乏紀律；忙一點就可說修養的時間不够；閒一點就又說表現的機會太少——諸如此類，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配合着每人的個性一套一套端出來，弄得你費了許多唇舌，如墮五里霧中，結果繞來繞去，畫籠點睛；啊，原來如此！

凡屬幹戲院的，都有對付角色拿喬的幾付手段，幹話劇團的，似乎不能改變文化人的面目，而且組織儘管簡單，內部卻比舊戲班子複雜得多，所以往往因少數人甚至於一两个人的關係就把一個劇團攪散了。團體解散的原因不一：或因經濟困難，或因思想衝突，或因小組對立，或因外力壓迫，或因挑撥離間，或因戀愛糾紛，或因一種特殊的分化，而明星中心制的壞處我已經由三四次組織劇團的經驗痛切地感到。因此不能不佩服莫斯科藝術劇院的精神，他們有三百多個演員，個個的技術都很不錯，而個個能愛護團體，始終保持其系統而不變。更不能不佩服蘇聯當局，他們并不因藝術劇院是帝俄時代遺留下來的團體而加以歧視，而且國立戲劇學校完全採用斯塔尼斯

拉夫斯基的體系。

要演好戲是必要有好演員，沒有一個好導演不愛惜演員，也沒有一個真正的好演員不愛惜好導演。真有希望的演員，一定受得起捧，器小易盈的演員無論怎樣的天才，總是令人可怕。

中國的話劇運動，的確有進步。但是在進步的路上新的困難與新的危機接連着被發現，原因有的是社會的，有的是政治的，也有的是經濟的，直接間接交織而成種種現象，恕不能加以詳細的分析。

四 難醫的老毛病

某公共場所，因為樓上沒有茅廁，有一個女客，趁着四顧無人就在應接室的地板上撒一泡尿。恰好被女用人看見了，就去告訴她隔壁房裏有馬桶，據說她蹲慣了坑不慣坐馬桶，她要發揮習慣性的偉大。而且她的舉動，不能謂之野蠻，這叫作：「求達目的，不擇手段」，是再時髦沒有

的。

人家的小孩子，從小他們的父母就教給他們在屋簷下，在廳堂當中，在過道裏，蹲着地下大便。并且教給他們疴一點移一個地位，好像下象棋似的，把屎橛子順着次序排列起來。回頭把灰一蓋，或者馬上掃了去；或者就聽憑來往的人，分配在每一個鞋子底上帶到別處去。這種簡單明瞭的辦法，若由辜鴻銘一類的國粹保存家看來，恐怕也會當作民族形式而予以尊重。我曾經聽見一個頗有教養的先生稱贊他的兒子，他說：「我的小孩子就是這樣好，他拉屎一定認定廳堂裏的某幾塊磚，從來不會亂來」，普遍地這般如此，又何怪那女客在應接室的地板上小便呢，又何怪那些隨地吐痰的朋友！

五 可笑的誇耀

某小學的導師王先生，教了一世的書，還是沒有法子應付一班小將。口也說乾了，小將們還是不聽話。他一面咳着嗽一面作最後的懇求：「我也沒有氣力說你們，餓了吃不飽，病了沒藥醫，死了你們不適替我開個追悼會，我還有甚麼希望呢？」

當晚他在植物油燈底下改了一晚卷子，第二天又發起激熱來。他匆匆上完課，拖着一雙幾十磅重的腳，從學校裏走出來。到了馬路邊想吃一點甚麼，摸摸口袋，算了。想坐車回家，想想不配。忽然一輛汽車衝過來，幾乎把他撞倒，車一停一位漂亮的司機，從車上跳下來。他一看，原來是他許久不見的表弟。

他叫了一聲，那表弟回頭對他一看，免不了彼此寒暄一番。——原來王先生從來不大看得起這位表弟，不想今日一見，居然一表堂堂，從上到下，沒有一點不夠一個技術家的豐采：飛機頭，雪白的襯衫，證章，銀手錶，黃色短褲，條子長統襪，可以當鏡子用的皮鞋……他挺直胸脯，顯出他神氣十足。他使用着那運輸的工具，據說他是許多時髦小姐時髦先生的救星。

他一把拉他表哥走進一間新開的酒館，可惜王先生的口胃不好，白費了他點的許多酒菜。單

只一樣狗魚就去了王先生半個月的收入。

他買了四百多元的禮物，說孝敬姨母。他又堅持把車子送表哥回家。一路上風馳電掣得意無比，這分明是一種示威。

忽然見一個女學生踏着一架單車，他故意向她旁邊呼的一聲擦過，嚇得她跌下車來。一會又見一個時髦女子走過馬路，他又故意一擠，那女子一驚一腳踏在泥裏，污水濺得滿身，儘管尖銳的罵聲老遠還在聽見。他却望着表哥開心地一笑。

王先生搖搖頭不以爲然。他便說道：「表哥，怪不得你不發財，你胆子太小 不合潮流，跟我去，包你有辦法。」王先生覺得是有點報復性的侮辱，可是半天想不出一句話來回答。

米價又漲了，房錢驟然增加兩三倍，房東要把房子收回去改建公寓，看着就要沒有地方住。隔壁的鐘敲着十二點，他還沒有入睡，他想起那表弟，跟他去真有點辦法。「他又想到那班頑皮的孩子；他們是下一代的負責者，誰捨得拋棄他們？憤怒，悲愁，痛苦，和責任心一齊向他攻擊。他踱出房門，吹了一陣涼風；再回頭去，多撥上一根燈草，撑起他發熱的頭，又把卷子拿出來批改。耗子不知道在吃些甚麼，蚊子不斷地向他侵擾，忽然不知從那裏傳來了一兩聲汽車喇叭，似乎他那表弟又向他示威來了！

六 Q先生的路

有一位Q先生，賺的薪水很有限。他忽然鬧起戀愛來，據說是那位女士追求他。朋友們勸他在國難時期最好還是簡單一點，一旦增加了負擔，恐怕有些難辦。可是他說他的愛人，異常勤謹而且是個節約專家，她本人原有職業，生活不成問題。

吃了幾次館子，看了幾次電影，文章便構成了腹稿，終不能不急於發表。於是照例發發帖子，朋友們也照例吃一頓喝幾杯，恭賀一番，他把送的份子計算一下，還虧空了一百多塊；只好借薪水。

太太忽然腰酸懶動，作悶想嘔，幸善當歸蒸鷄，到也還吃得下。頭一個多少有點害怕。補品却也少不得。休養尤為必要，工作便因此停頓。——有了丈夫還要自己去謀事，似乎不值得，而且有礙丈夫的面子。又聽說同事中有人以為她嫁了，反來追求她。Q先生一氣也就不再讓她出去謀食。丈夫有丈夫的義務，只要借得着，也就管不了許多了。

作品發表了，女家的親戚來了一大羣，熱鬧一番，免不得大吃一頓。醫院的賬單，廚子的賬單，裁縫的賬單，放在桌子上，主人在一片恭喜聲中含羞前途茫茫的苦笑。

這不是個簡單的例子，可是有不少的中等學生也跟着這位Q先生的路在開快車，萬一……：怎麼得了？十幾二十歲的小夥子們一切不顧，自行其是，有時候功課倒變成了，身外之物，戰事到了怎樣嚴重的階段，似乎也毫無關係。這是教育問題，還是社會問題？

七 中學校演戲的小問題

戲劇教育，現在頗爲發達，各中學都有劇團的組織，課餘演習本來也沒有甚麼妨礙。不過中學生們演一次戲，籌備和排練的時間往往花到兩個多月，就誤功課實在不少，而且有時因爲經費和從校外請人幫忙的原故，不能不限期演出，便逼得日夜趕排，更弄得非把功課放下不可。我是一個戲迷，幾十年來，沒有停過；但是我有一個迂腐的見解，以爲中學生花太多的時候去演戲，總覺得得不償失。中學校的功課也就够重的了。

八 種毒太深了

有人告訴我，說是一個作「主管人」的一定要會幾套做工；第一要會花錢，不管你花的時候怎樣心痛，外面一定要裝成毫不在乎，千金一擲無吝色。只看江湖上的頭腦那一個不是這樣？

既要花錢，就要會弄錢，只要不出大亂子，就不妨用任何方式弄錢——不防開賭場，不妨放重利，不妨營私舞弊，不妨賣朋友，不妨……甚至於可以反過來說：只要弄得着錢，就不妨鬧大亂子。殺個幾百幾千幾萬人都不在乎，就是自己被殺也是活該。這就叫「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其實這兩句話，本意是說直來英雄，成了功的，就是宗旨不正人家也尊之爲王，敗了的就是宗旨純正，也會被稱之爲寇。拿來解爲「不留芳百世，便遺臭萬年」，那就另是一種意思，而有另一種作用。充其量就可以作漢奸。

這種見解儘管誤謬，中國數千年來的確有大多數的人被這種見解所支配。流氓頭，軍閥，自不必說，就是一個小官小司事都存着一種天經地義的信念：「千里爲官只爲財」。滿清時各衙門分陋是規公開的；就是現在，運輸貨品，包建工程，公私請託，許多許多的事，使用黑錢，也成了公開的祕經。個人的享受素來就看作生活的中心，貪污的習慣不是一天養成的。

與人消災」的話，也成了普遍的見解。歷來專制帝王，以威逼利誘的手段，成了大業，他們的臣子就以賣身求榮之心去幫助那些兇狠之輩，身登大寶。

那班東西作了皇帝，便縱容他們的部下去搜刮一些錢以爲酬勞。「大蟲吃細虫，細虫吃毛虫」，一路吃下去，作首領的明知故昧，只要敷衍得過去，也就萬事不問。於是得了「不癡不聾，不作阿姑阿翁」的結論。

皇帝說：「朕卽國家」，國家卽所以養家奴：所以到了人民反叛的時候，皇帝也可以說出「甯與外人，不與家奴」的話，那些臣子也認爲皇帝就是國家，所以明朝末年有人說：「國家待我太薄，我與國家無關」。

如今當然進步多了。然而還有許多人，以爲「主管人就是機關」，一天到晚作着「一人得道，雞犬飛昇」的夢。而一班嘍囉們有的儘管一天到晚嚷着「工作」「服務」「公僕」一類的話，可是下意識地還希望着攀龍附鳳。這就是幾千年傳統的習慣在暗中作怪。

就是戲班子也何嘗不是一樣？你儘對他們說戲劇運動，戲劇改良，真正能接受的還是很少。他們多數還是認老闆，看老闆給他們的待遇怎樣，來決定態度。而所謂待遇當然不是以戲劇的中

心思想爲標準的。可見從政治以至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裏中毒都已經很深，而從事於教育和社會運動的人士，常常會感到艱苦和悲哀。

現在是大事改革的時候，思想，組織，和日常生活都在推陳佈新，政治漸漸趨於清明，法治精神，也漸漸建立。以前帝王的愚民政策所遺留下來的糞草堆，革命以來即從事清除，經過這次戰爭的火總可以掃掉十分之七八吧。心理的建設還要盡很大的力呢。

九 英雄

有人對我說，一個「管總的人」，必定要把他的部下造成兩派，或者是利用部下間的矛盾，使之逐漸尖銳地對立，自己便調停運動於兩者之間，使雙方都來爭取「頭腦」。這樣一來部下不容易反叛，更不容易聯同一氣，反對頭腦。這就叫「互相牽制」之法。我想這也有些事實可以為證，不過獨裁者的辦法却不如這樣曲折，他是要造成一班死黨，逐漸清除異己。懷柔牽制的辦法，不過一時，暴力才是真正的**手段**。所謂：「藥石無效，就用刀劍，刀劍無效，便用猛火」。用以控制人的，不是同情，不是誠意，不是信仰，只是**威力**。

這些在我們這種迂腐書生，也只好在茶餘酒後談談講講，真到了白刀子進去冒紫血的時候，你也會手軟下來。我們決不信人類正義能在暴力底下存在，暴力在正義面前必定消滅。正義的力量，始終超過一切。暴力是一時的，正義是永遠的；暴力是部分的，正義是整個的。中國人勝利的時候，正是正義伸張的表現。至於以挑撥利用牽制欺騙，來取得個人的地位，那是自私之見，比使用暴力更壞。個人英雄主義已經遭驅逐了，我們要英雄，尤其要正義。扶持正義，服從正義的才是真英雄。

十 丑角

墨索里尼平日喜歡玩小提琴，似乎有點音樂家的氣息，却誰也沒想到他是小丑。他在政治舞台上很注意燈光佈景。中國舊戲的海派名角出台的時候，照例先打一套最響的鑼鼓，再把電燈暗一暗，門簾一揭，走出台來，電燈就一亮，台下跟着叫一聲好。——這些叫好的照例預先要埋伏在觀眾裏頭。這一套完全被墨索里尼學會了。

墨索里尼召集民衆訓話，大約總在下午六點鐘左右。幾萬人如時齊集在他官邸前面的廣場上。一直等到七點多鐘天黑了，那位黑衫宰相還不會出來。直到場上暗得一絲光線沒有，只看見官邸裏面電燈開得雪亮，許多人在裏面辦公，來來往往顯得十分忙碌。

場上并不見一個警察和衛士，而羣衆靜得幾乎連呼吸都聽得清楚，因為有幾千個暗探，雜在羣衆裏面，嚴密地用武器監視着他們。

忽然場上四週圍的燈，和官邸陽台上最強烈的射燈，出其不意地一齊開了，墨大哥便不知道幾時鬼怪一般出現在陽台之上。暗探們立刻發出暗號，變呼之聲便激烈地從疲倦的羣衆唇邊爆出

，幾萬隻手就像機器一般舉起來了。

這樣把他架弄成一個名角，儘管他在希臘前線表演失敗，儘管他的班子，已經發不出包銀，直到現在為止，倒采還只是藏在意大利人的心裏。

墨索里尼的這一套做工，據明眼人看起來，在戲館裏用來博觀衆一笑，倒也不錯，如果運用到政治舞台上，就是顯得幼稚無聊。還有一回，墨索里尼忽然坐一架飛機降落在某一個城市，他走進動物園，開了虎檻的鐵門，把睡着的老虎拍了幾下，當時還有人替他照了個像，發表在雜誌上。原來那老虎是預先用麻醉劑注射過的。這不是小丑的滑稽戲嗎？

可是事情儘管無聊，做工儘管滑稽，有某一類人却認爲這是英雄的運用。明知沒有道理，當其欺世愚民之際，便以爲絕對必要。昔時商鞅，放根木頭在東門，說那個敢搬到西門去的賞千金。有個大膽的居然把牠搬到西門去，居然就賞千金，於是政令大行，這也是同一樣作法。斬蛇起義之類又何嘗不是？總之欺世取榮的人們，便會捧一個滑稽的首領，等到人對他那滑稽幼稚的行動不敢不附和，不敢不尊重的時候，他就以爲大成功了。現代的中國有的只是真實與正義，所以精誠團結，用不着專制君主的做工，再捧出一個丑角來。

十一 法治啊法治！

以前上海南京路有一座樓外樓，上面是屋頂花園，下面是天蟾舞台，照租界的章程，劇場開業，先要從巡捕房取得營業執照，當天蟾的執照還差一年後滿期的時候，忽然接到工部局的通知，說樓外樓的建築不堅固，要拆除改建，命令天蟾停業，天蟾不服，就請律師向法院告上海工部局。理由是：巡捕房屬於工部局的，既曉得房子要改造爲甚麼又發營業執照？既發了營業執照就不應該中途命令停業。工部局也持有相當理由，意思說：市政當局既發現了房子有危險，爲安全計，不能不防患未然，萬一倒了，天蟾是否負責？天蟾方面便說一年的營業計劃中途停止損失不資：房子可以拆，所有的損失非由工部局負擔不可。這件事，結果工部局賠了天蟾舞台二十萬元，把房子拆了。其實那時候工部局要強制執行，天蟾舞台也無力抵抗，然而工部局絲毫沒有蠻幹，竟以被告敗訴而賠款，據說那是根據法治的精神。倘若在以前軍閥的治下，那就絕對用不着那樣麻煩，不要說持有正當理由去拆一所逾齡的老房子，就是他們爲了自己的私宅要拆掉百姓一所新房子，只要暗中示意，就沒有那個敢說不肯，如果你說不肯，縱不被槍桿子直接壓迫，間接的

誣陷，可以叫你死而無怨。

工部局是外國人統治殖民地的執行機關，立法自然不免較苛，而守法的精神，的確還是法治國民的態度，小而言之，在馬路上沒有那個有勢力的汽車能夠衝過紅燈；比較大一點的事，就是市政當局也肯在法律面前，對被治者賠償損失；就是一個辯院也不被歧視。

在軍閥的治下那就不然了。他們常常會以個人的喜怒好惡，個人的利害，隨意變更法律。喜歡的時候，便給親信者以特權，不高興起來，便可以加人民以苛例，過去有一個國際勞工局的局長，在香港發表一段談話，他說：中國的軍閥政府統治人民的方法完全是從殖民地學來的，他們把本國的人民當作殖民地的奴隸，但是隨意以命令破壞法律，比殖民地的統治者還要糟，這是實情。許多事實，還印在我們的腦子裏。

過去的終久是過去了，新的建立，誰也在愉快地接受着。政府領導人民向着法治走，人民也熱望法治的實行，政府立法可謂盡善盡美，大家都公認中國的法律是最完善的。爲甚麼過去的餘痛還在下意識裏浮泛出來？難道守法的精神不夠嗎？

十二 夢話

我有一個朋友，逃難到了一個城市。當文章賣不出錢的今日，他是窮得無路可走了。有一天他沒有吃夜飯，很早就睡了。朦朧中似乎到了一間大學裏，那大學似乎正在鬧風潮，甲派的首領要打倒乙派；乙派的首領要推翻甲派；丙派的首領設計趕走甲乙兩派；有又丁派的首領要想利用強有力之後盾，把前三派同時驅逐。彼中鬥爭之間，大家都用盡方法拉攏學生，除了請客和游說之外，還大量使用金錢。以津貼爲名收買學生：最低五十元，最高一千元，中等的一百二百三四五百不等。學生就分出做手和打手兩種；就能力的強弱，定價格的高低。

大家興高采烈，鬧得天翻地覆，好像電影一般，忽而「溶明」，忽而「溶暗」，忽而「化出」，忽而「化入」，一場一場，變化莫測。

他正在欣賞畫面的時候，忽然有一隻手拍在他的肩頭，似乎是一個女子。他回頭一看果然是一個美麗的女同學。他伸過手去與她握手，她順便就遞給他一個紙捲。他打開一看，原來是一百元一張的鈔票十張，他正當肚子餓了，高興得甚麼似的。他接着錢，正想和那女同學去上館子，

不料被旁邊人看見了，一個大漢跳過來指着他罵；「你敢受賄賂嗎！」說着就是一巴掌。他急着就醒了。原來還睡在一張竹床上，蚊子釘了他的臉，他自己打了一個嘴巴。

他坐起來，揉了一揉眼睛，用冷手巾抹了一抹臉。他想，天底下決沒有這樣的事。任何國家的最高學府都是尊嚴的。決沒有買收學生和學生被買收的事。然而他窮瘋了居然做出這樣無聊的夢……

十三 秩序與禮貌

在歐美或者日本的劇場裏，台上的劇開場以後，決沒有人高聲談笑，沒有擾亂台詞的或是喝采或是拍手，戲演到一半，總約有三十分鐘休息，觀眾便走出去散一散步，或者抽支煙或者到販賣部去喝點汽水，吃一點點心，秩序都是異常整齊。尤其蘇聯很奇怪，觀眾在大廳裏散步，都是捱着秩序自自然排成一長條隊伍，朝着一個方向，說着笑着包着大廳轉着，成一個圓環，我們看着那種樣子，也自然不好意思到中間去亂擠。

外國的劇場，很少在座位裏吃東西的，而且講究一點的連抽煙都有一定的地方，買票的時候，當然要按着先後次序站成一排，尤其英國人的耐性，真不可及，買二三等位的觀眾，幾百人在行人道上整整齊齊列着，一等就是一兩個鐘頭，悠然自得。戲在開演十幾二十分鐘以前也決不開門。大家都靜靜地等着，門一開就按着次序魚貫入場，看戲如此，其他可知，所以說守秩序就是禮貌，講公德也是禮貌，我們把「禮貌」兩個字專當客氣解似乎不對，有時過分的客氣，反於禮貌不合。

英國以前有一個船觸了礁，船快沉了，而救生艇不夠，於是船主下令，先把女人和小孩子送下船去，等他們都上了小艇，船已經漸漸下沉，全體船員都站在甲板上，舉手爲小艇上的人祝福，祝他們平安抵岸，船員們以爲以身殉船是分內的任務，他們含着微笑，隨船沉了下去，毫無嘈雜的呼喚，也沒有慌亂的動作。

當我們進防空洞的時候，何以會吵得那樣厲害？一擠起來就不管老太婆也好小孩子也好，跌在地下就沒有人管。兩個人站在一處，說起話來就像雙方都是蠶子，拚命大叫。而且非常容易相罵，儘管是些微的小事，也決不放過，這是甚麼道理？——有一天我見有一個女子踩了另外一個女子的脚，被踩的說：「你留神點，踩了我的脚。」那女子非但不道歉，她馬上回頭厲聲說：「你的脚不會放進點嗎？」馬上就吵起來。諸如此類的事多得很，這在別國人看起來，會作怎樣的感想呢？

十四 適當的措置

我有個明友，他是個好勝而多少有點古板的人。他有好幾個兒子，據說都幹着事，都有出息。他們有一件事——聽說只有一件——却不被人們了解，就是都有點歡喜打牌。有些老輩子不以爲然，就以朋友親戚的資格勸他們的父親，設法禁止。老頭子一生氣就把幾個兒子叫到面前訓斥一頓，命他們立刻停止活動，把那些中風白板八索九丘一齊封存起來束之高閣。兒子們豈有不聽老子的話？就馬上掩旗息鼓，把公開的活動，轉變成爲地下工作。

牌友們受了限制，自然多少有些不滿。他們說：「抗建賢勞，偶然消遣，有何不可呢？婚喪喜慶，逢場作戲，有何不可呢？知己適從，聊助清興，有何不可呢？」然而老頭子態度堅決，毫不爲動。

過了幾天，他們家裏的活錢就有些不够周轉，老太爺開飯的菜也減少了鷄鴨。原來幾位少爺精得很，牌局每天都可抽一些頭錢。添酒添菜都是從「頭」上出，并不動老本，所以周轉靈活。聖個關鍵漸漸被老太爺發現，便由老太太從中轉圓，借老太爺生日的機會，將牌局恢復原狀。

老太爺說，偶然消遣這本無所謂，只不要太公開了；也不要玩得太過分，引起人家的誤會。少爺們謹遵嚴命，相安無事。據說這是根據實利，有張有弛，適當的措置，頗合中庸之道。并不能視爲朝令而夕改。至於打牌是否必須禁絕，據說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十五 訴苦無用

最近隨時有人訴苦，第一是事業的苦，其次是生活的苦。這兩種苦處，隨便那一個青年，恐怕都會感到。就前者而言，只要你有一定的主張，一定的目的，那你就必然會遭遇到種種的困難。在抗戰中不必說，即使戰事馬上結束，被侵略者覺得千瘡百孔的中國全靠青年們全力從事於生產建設，恐怕艱苦更不亞於抗戰。如果事業會像中彩那樣可以僥倖得之，或者像伸手折根樹枝那樣容易，那事業也就太無價值。事業之成就，必定要有主張，有路線，有計劃，有步驟。而在艱苦的過程中，非有韌性的忍耐力是捱不過的。到了要苦捱的時候，只有硬捱。其中沒有絲毫的巧妙。如果想避重就輕，捷徑取巧，必然會弄到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下場。

至於生活的困難是普遍的現象。爲甚麼會這樣呢？因爲物價突然高漲。物價之所以高漲，因爲運輸困難，因爲海口被敵人封鎖。還有一件決不能忘記的事，就是我們傾全國之力和侵略者作生死的鬥爭已經四年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到將近四年的時候，德國和俄國的情形是怎麼樣的？就是西半球的美國也節約到人民沒有糖吃。現在不是英國皇后都領麵包票嗎？她不是把宮裏一

切的開支減低了嗎？我們如今打了四年，有許多人在後方的城市中吃飽着白米飯，還有甚麼可埋怨的呢？可是戰爭的威脅，的確通過了生活到了每一個人身上。戰爭是侵略者引起的，這完全是敵寇的罪惡。

我們不妨試發一問——當日寇蓄意併吞中國，挑起釁端的時候，你還是主張抵抗呢？還是主張屈服？如果主張屈服，那就準備做奴隸，準備抵抗，那就要置生死於度外。

我們不妨再發一問——如今打了四年多，你還是主張中途妥協呢，還是主張堅持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呢？如果主張中途妥協，那就跟隨着漢奸去作尾巴；若要爭取最後的勝利，那就此後艱苦的程度怕不免要逐日增加，一定要拿出決心來忍受。一天到晚哼唧唧怪這個怪那個是沒有意義的。

現今我們遭遇這樣偉大的時代，立志立身立業正是這個時候，有為的青年決不會因着生活和享受而忘掉自己的使命。

十六 變態

我在香港的時候，聽說如今有些時髦小姐們，想嫁年紀一大點的。那怕五六十歲都不要緊，算盤的確也打得不錯：一來，年紀大一點，多半已經有了相當的社會地位，不要再去「拚命」；二來，年紀大的娶了個年紀輕的，容易滿足，不會像小夥子那樣五心不定；三來，老頭子既然有本事娶年輕的，總會有點財產，本人一死，財產就歸新夫人承繼；這才真是一舉而三善備焉。雖然也有例外，大體看來，的確有多少真理。而且還有許多實例可資證明。談判條件當然以地位與財產為最重要，其次風度和趣味方面也不妨顧及一下。至於做第幾房到不必深究，反正後來者儘管未必居上，湊個熱鬧新鮮，也可以聊且快意。夫榮妻自貴，只要得寵，走出去決沒有人看不起。何況離合之間也決不是沒有代價的；就退一步說，也還是合算。不過玩這一套冒險的小姐一定要有點政治家的手腕和政治家的忍耐，要不然，感情衝動，或者自己估計太高，就會上當，——這在老頭子們聽着，應當是怎樣的感想？高興呢，難道呢，還是肉麻當有趣呢？反正不管怎麼說，不過是買賣，自從□□革命以來，婚姻的買賣制度逐漸被多數人反對，可是也還有些人盡力把

持，以爲是古香古色，深合乎「國粹美」的條件。一夫多妻的傳統信念，還粘住在腦膜深處，女子始終還是沒有地位。誰也不敢挺直胸脯說：「我不依附男子」。於是婚姻或多或少總還帶着些買賣的性質。

夫婦因買賣關係而結成，至少總有一方面是悲痛，封建時代的「羅曼斯」成了過去，現今的買賣方式變了，資本主義化了的婚姻，本質已經不同。看上去似乎更鮮明更乾脆。但有一點確進步了。以前的女子多半是被賣，如今的女子，已經取得了自賣權。或者便以自賣的方式被賣。買賣不但行於夫婦之間，而且朋友之間也不能免。在目下似乎賣個把朋友不算甚麼事。正因爲派別的鬥爭日漸激烈，生活的壓迫加重，朋友之間似乎只有買賣可談。甚麼信義交情一套，早成了迂腐之談。

尤其近來像希特勒之徒，在國際間鬧出許多搶奪詐騙的把戲，致令一班淺薄的英雄崇拜者，以爲非此不足以自存於今之世，要想把人類積累下來的美德一掃而光，代之以兇狠毒辣的魔道。并未有想到這是資本主義崩潰前一種狂亂的變態。

大同之世必然會跳過民主政治而逐漸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到那時才能獲得。我們應當把許多不正當的怪想頭趕走，把時代推得更快一些向前進展。不過一個老大的國家，從歷史上積累下

許多光榮，也從歷史上沉澱下許多渣滓。這回戰爭的教訓，使我們更看得明白。我們不應該怕煩難，要下一番淘洗的工夫，而且不僅是自己積累的渣滓，帝國主義所倒給我們的許多垃圾，尤其是難於清理的。談及婚姻的新買賣方式和朋友的新買賣方式，不過是取一滴污水、驗一驗微菌有多少罷了。

十七 私德

我有個總角交的朋友，他的祖父是個崇尚道德的儒者，他的父親是個襟懷磊落的革命家。當他父親就義的時候，他還不過十三四歲，多虧他父親許多朋友，極力幫助，使他受了高等教育。政局變了，而以烈士之裔備受社會的崇敬，以爲他對於國家社會必有絕大的貢獻。他也就一躍而獲得軍政界相當高的位置，居然獨當一面統治許多地方。

他天資本高，從小竟被人恭維，又以特殊關係，少年得意，一反掌間就飛黃騰達，他便目空一切，以爲功成名就，行樂正宜及時。如是他就縱情聲色，嫖，賭，鴉片無一不來。他所任的是軍事要職，弄的錢也着實在少，但是禁不起亂用，一交卸下來就弄到窮得房錢都常常付不出。

吃過了肥缺的人，普通的職務，無論官階怎樣高也不開胃。但是揮霍慣了，無論如何也緊縮不來。家裏幾個姨太太，又互相爭奇鬥勝，決不讓他平平淡淡過去。如是他非用種種方法弄錢不可。常言道得好：「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所以他一天到晚只想發橫財——利用一些流氓做間諜工作，却并不是真爲國家採取情報，只是打聽人家的陰私，預備敲竹槓。還有就是利

用種種關係，推薦「朋友」去作官；縣長也好，甚麼也好，只等上了任，就替他出許多刮地皮的主意，他只要睡在鴉片煙鋪上，安穩分肥；或者就是幫人買缺，賺些過手。

抗戰開始這些都沒有辦法了。如是他爲着他自己的收入，不能不極力對抗戰加以咒咀。他雖然並沒有留職停薪，正當的薪水，決不能維持他奢侈舒適的生活。要他去帶兵，他又捨不得他那享樂的家庭，更捨不得犧牲他那高貴的性命。於是他就想利用日寇的勢力弄個上海市長作。

日寇正在要製造傀儡的時候，見他這樣的寶貝豈有不收之理，他就馬上到了淪陷後的北平。上海市長始終沒有爭着，賣身賣友賣國的錢的確分到一些。不過離他預期的數目還遠，他就又發出老汪必敗的牢騷。……

目下像他這樣的人實在不少；要不然偽組織怎麼能够開張？而一班抱着享樂主義，自私自利之徒，就從旁附和。還要造出許多甚麼「維持地方，意好和平，救護百姓……」的漢奸理論來掩飾自己的罪惡。……以前有人對我說，公德和私德可截然分爲兩事，個人不健全，集體是否能健全？私德過於不檢點是否能顧到公德？我不能無疑。生活的方式，決定一個人的行動，過着爛生活的人，講究享受的人，嬌生慣養吃不了苦的人，當此非常時期，至少對國家不會有絲毫貢獻。

抗戰四年多了，有些人似乎忘了現在是甚麼時候，一切都還是以戰前爲標準。譬如衣、食、住、娛樂和遊戲，如果不是有計劃的節約，就不能生存，如果不認清這是爭取勝利必經的過程，那就會因生活上的煩悶，影響抗戰的情緒。我常聽見有人說，上海比以前更熱鬧，廣州也沒有甚麼：信心不堅的人就不開那種「熱鬧」是怎樣一回事，不問所謂「沒有甚麼」是怎樣解釋，以爲作順民也自不妨，那豈不糟了嗎？

十八 不是問題

杭州有一位姓夏的太太買了一個丫頭。那位太太脾氣并不壞，可是對丫頭異常殘酷。那丫頭已經大了，她還不讓她出嫁，每天一頓打，弄得鄰居都爲之憤憤不平。

忽然她家裏狐仙作怪，整箱衣裳會自己着火，被窩也莫明其妙會燒起來。請遍了道士和尚都沒有用處，以後被一個親戚發現了，原來就是那丫頭用酒精注射在各種器物上放火。仔細盤查才知道是由一個機械工人祕密指示她的報復之法。這事發覺之後，許多機械工人都出來替他們那個夥伴說話，那位太太不敢把事情擴大，就將那丫頭嫁給那個工人。可是丫頭嫁過去沒有多久就患癆病死了。

最近又聽見有一家人家，也是一位太太，她常常叫她的丫頭去偷人家的東西。如果被人家發現了，她就當了那個失主的面痛打她的丫頭。除此之外，平常日子那丫頭所受的苦處，也就不言可喻。有一天正當警報響了，她叫丫頭抱着她的兒子跟她去躲避，經過河邊，那丫頭縱身向河裏一跳，頓時不見。正當漲水，河流異常之急，直到第三天下午，才找到了她兒子的屍首。

這兩件事是比較特殊的，老頭子們聽見說，便搖頭嘆道：「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可是那兩位太太總算倒運，偏偏遇見那樣兩個沒有靈性的東西，性情會那樣強。照我們的經驗，在我們眼前被磨折死的丫頭，何可勝計！每天在街上都看見那些買賣人口的老太婆，帶着小女孩子行東家走西家。這些女孩子十分之八九是從鄉下來的，農民的女兒。

那裏會有那樣多的農民賣女兒！這個問題，談不得。一談就不是閒事閒談了。所以也只好遵守中國人的哲學守着閒事閒談的範圍，以馬馬虎虎，胡裏胡塗了之。

用丫頭是最合算的：出一次錢可以用十幾年，比老媽子經濟多了。而且可以罵，可以打，可以無限制的驅使，長大了還可以拿去照原價加倍賣進錢來。所以把丫頭磨死是比較不會打算盤的。虐待照例不妨事，只是不要讓她死。死了沒有人作事，而且沒有人要賣死屍。

就一般人看來，買賣丫頭並沒有甚麼了不得，人待人反正不過那麼回事。有人生的是奴才命，也是前生注定。被虐待的都持是前生造了孽，這是宿命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所以大政治家不管，大慈善家不管。丫頭逃走了，警察將她拿獲，不問情由送交她的主人，也很省事。可是有些吃教的洋人歡喜管閒事，香港却有禁止蓄婢的法令。但是高等華人，可以不蓄婢而蓄所謂「養女」。——在許多小孩子要限制食糧的時候，這不過是閒事閒談。

十九 奇妙的廣告

漢口有間藥房叫作葉開泰，他們那裏賣的鹿茸丸是最有名的。可是你買的時候不能打看，一看他就馬上把藥收回，退還錢不賣給你。這種作風正所以表示他們的藥是絕對可靠，更可以加強他們的信用。

四川有一家飯館，從來不放醬油，意思是說他們的菜鹹淡得宜，用不着加醬油，如果你問他要醬油，他馬上就把菜端回去，不讓你吃。還有一家麵館，每天有一定的時候開市，每人只許吃兩碗。這些在一班顧客談起來，都當作是一種風趣。也沒有人發生甚麼反感，那種店家的作風也就收到了廣告的效果。到了現在，那種廣告術已經不適用了，可是內地作生意的却有許多地方很妙：

有一天我向一家水菓攤上去買黃皮菓。開價是六毛一斤，我就還價四毛。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衝過來，一把就把我正襟提起來看的一串黃皮菓從我手裏搶了過去，皺起眉頭罵道：「你要死了，四千錢想買黃皮菓！」

還有一次去買香腸，因為還了一句價，那掌櫃的就氣衝衝地罵道：「這個價錢想買臘腸，清晨清早，你真見了鬼，買不起，就莫買」。我當時很覺得奇怪，為甚麼他的火氣會那樣大呢？因為有買黃皮菓的經驗，所以儘管罵人的不是小姑娘；也只好運用中國人的涵養，當一種風趣，一笑置之。——內地許多商店，自抗戰以來，外江佬來多了之後，似乎頗受影響，做生意的方法和推銷的手段新一點是真的，而招呼顧客的態度也自不無關係，至少他們不用罵人作廣告，使許多不懂風趣的顧客比較舒服一點。

以前香港有些銀行架子非常大，無論存錢取錢都煩難得很，動不動故意讓顧客等很長久的時間，自從上海許多銀行在那裏開了分行，對顧客殷勤招待，手續做得異常簡便靈敏，不良的現象也就跟著改了。不過內地還有少數的官辦銀行，動輒叫辦款的人等判三個鐘頭以上，這種派頭和一般政府機關積壓公事的習慣，似乎都應當和罵人為廣告的廣告術同時修改一下。

二〇 請說話

儘管不相干，常常會被邀着去到種種性質不同的會，一個稍微有點社會地位，或者常常露露面的人，就得參加種種的會，參加一個會，就往往被請說話。有些善歡說話的人，在每次到會之前，就預備說話，腹稿早已打好，足以應付裕如；還有些最慣於作應酬演說的人，似乎不假思索，臨時就能來一套左右逢源的詞句，那也是頗可羨慕的技術。最怕的是不愛說話，不會說話的人，被拉着非說不可。就是會說話的，有時不想說，而弄到不能不說，也十分難過。

有些會於自己有點關係，說說話還沒有甚麼，有些會可真不知說甚麼好，一見人家在發着議論，就生怕輪到自己。只好一面吃着茶點，一面暗中盤算，如何推辭一番；萬一推不了，又講些甚麼。——文章總是從「今天」兩字做起，下面大約是剛才聽見某某先生如何如何，順便恭維一番那些說話的，然後補充兩三點意見，歸到本題，表示一點似鼓勵又似恭維的希望就完了。可是這一類的公式，也頗不易應用，有時自己也似乎非搜索枯腸，擠出一點似乎新穎的意思不可，那就更苦了。

其實開會越簡單越好，最好不隨便約人，也不隨便請人說話。一定非說話不可的人便預先說明，說話的長短也好有個預計。不然便不免有費了許多寶貴時間講費話聽費話之感。

還有就是會的主要目的在那裏要弄清楚。絕不宜把演說和游藝并重。目下有個最時髦的作法，就是無論甚麼會都要加游藝。於是一些有藝術性的團體，變了拉伕的對象；同時還要拉說話的伕。當然在會的本身一定是有個目的。——可毫無意義的游藝與演說，完全是一種浪費。

有些人不大願意在公共場所或在集會的時候說不相干的話，可是也有許多人最歡喜借機會大發議論。不管文章對題不對題，儘管長篇大套地說下去。有好幾次我去吃喜酒，主人因為怕得罪人就四方八面拉朋友說話，於是教育家說胎教，道德家說家庭組織，政治家說人口問題，軍事家說生育與兵役的關係。諸如此類把一個結婚禮堂變成一個和演說比賽會一般。新娘新郎罰站在那裏聽訓話，滋味如何不得而知。許多來賓都覺得天昏地黑，台上在說甚麼，並沒有聽明白，只等着拍手一番，皇恩大赦，而另外一位先生忽然走上台去，大談其農村生產！

聽說有人一天要開三四次的會，頗感興趣，據說一切工作都寄託在開會之中，開會時不要太興奮，坐在那裏不妨當是休息養神，開過會就不要再想會中諸事，如此也可以衛生。……真

一一一 帽子戴

帽子在歷史上是件重要的東西，當君主時代它象徵着上下綱紀，革命以來，它也表示出諸色人等的類別和階級。歷來還有許多文人雅士，留下許多帽子的佳話，這且按下不表。只有幾種特殊的帽子想提出來談一談：

一種是高帽子，又名高冠子。高帽子的作用是人人知道的。以前有一個外放的京官，走到他老師那裏去辭行。老師問他到任後有甚麼設施，他說預備了一百頂高帽子送人。老師勃然變色，幾乎要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他便說：「如今人心不古，風俗褻薄，沒有高帽子，辦事不通。像老師德高望重，矜式羣倫，不必有人奉承，人也不敢奉承。不意對流俗之人，因勢利導，也或者不失爲外國內方之道。老師庶幾哀其志而許之爲不得已」。老師聽了他的話，連連點頭無語。他臨走的時候，說他所預備好的高帽子只送了九十九頂。那一頂送了他的老師。這雖然是一個笑話，卻有至理，那個又不喜歡人恭維？就是有些作品或演出的批評和座談等類的會，也多半是請人恭維一番。不過有時帽子不合頭，未免戴得周身不自在，甚至於肉麻到哭笑不得。

然而有些人本來自己就莫明其妙，沒有戴着高帽子，垂頭喪氣，給一個炭篋子套上馬上就趾高氣揚。這類淺薄的人很多，所以策賂家就用高帽子組織自己的羣衆。文藝界總說是要建立批評，在帽子政策流行的時候恐怕多少會有點妨礙。還有一點，高帽子後面，往往隱着一頓臭罵；罵與捧是相互爲用的。

還有就是大帽子。大帽子的解釋有兩種：一就是被引用的某種勢力；一就是某種大題目。目下用大帽子壓人的事異常之多，不必細說，人人都會感覺到，這都不是法治國和民主國所應有的。尤其是利用大帽子來假公濟私，最使老百姓頭痛。

還有一種是爛帽子。凡屬給一件麻煩事加在人的頭上，湖南話就叫給人爛帽子戴。這種作法現在似乎時髦，無論甚麼事只要是預計有麻煩的就想法子推一個人出頭，自己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從中運用，有了利益拉歸自己，有了麻煩就向出頭的人頭上一推，自己站在一旁說風涼話，這是最聰明的辦法。有些精明人自然不肯戴爛帽子，可是有些人因爲也想利用人，或者想達到某種目的，就明知是一頂爛帽子也拿來了戴在自己的頭上。至於慣把爛帽子給人戴的人，也有種種方法利用人家的弱點，哄得人不知不覺上他的圈套，大約先用高帽子，再用大帽子，然後把爛帽子的外面加一種裝飾，等你戴在頭上，他便盡力恭維你，說你美麗而勇敢，及至臭虫蟲子從帽子的

夾層裏走出來咬得你頭暈腦脹，取下來已經遲了，有時候你把爛帽當簷許多人戴上，又不便當着許多人馬上取下來，那是再難過沒有的事。

我們在社會上混，不免種種帽子都要戴一戴，何況有許多人拿着帽子隨時在等着你呢？

二二一 起不了作用

有一個人想加入一個團體，他的朋友對他說：「那個團體裏人很多，而且相當緊，你去起不了作用，有甚麼意思？」當時那朋友所說的「起作用」是作怎樣的解釋，頗難明白，照常識來判斷，有種種不同的講法：所謂起作用或者是對於那個團體有幫助；或者是對於自己有表現的機會；要不然就是抓權或造成舉足輕重的地位。

對於某種可以發生政治作用的團體，如果負着一種政治的使命參加進去，有的藉那個團體爲掩護便極力維持那團體的存在；有的用那團體作工具，便極力爭取可能運用的地位；有的要想設法使那團體變質。凡屬這些，本無所愛於團體的本身，爲了政治鬥爭不擇手段也只有其理由。但是也有人並不負甚麼政治鬥爭的直接責任，他只爲了自己的地位，運用種種策略，爭取便利。當社會一切事業還沒有上軌道的時候，在混亂當中，這類人未嘗沒有志得意滿於一時的。如有些急於首見的青年引以爲例，以爲策略萬能：學術不必有造詣，藝術不必有修養，技術不必有訓練。只要滿口胡吹，變詐百出，便能引起社會的注意而取得優越的地位。這類人每加入一個團體

第一，就看心樣拉攏和自已接近的人；其次就想怎樣排斥和自已相遠的人。團體的主持者強一點便極力奉承，弱一點便對他造成一種威脅。這種情形往往害了團體，也害了自己。弄得人人見他害怕，敬而遠之（這是中國人最高妙的方法），他也就會弄得一敗塗地。

其實有真本事，拿得出貨色，並不要弄鬼就能把自已建立起來。沒有真本事，拿不出真貨色，越弄鬼越會沒有辦法。而且想建立自己，先要打穩事業的基礎，要打穩事業的基礎，一定得有集體的組織。一個人總不能離世獨立，加入一個組織總有必要。但是出處之間必須慎重，在加入一個團體或一個機關事先應當仔細的考慮一番。常常變動，對於團體，對於個人都是損失。現在有許多青年從後方走到前方，又從前方回到後方；從桂林走到湖南，走到香港，又再走回來，總覺得沒有表現，不能獨當一面，用為煩悶。這些情形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各方面看來，當然很複雜。但是一個中學教育並沒有受完的青年，就急於想馬上成功立業，似乎也未免是幻想，是不是可能作比較長遠專門的打算呢？

一二三 莫明其妙

九月一日，桂林全市新聞記者爲了紀念記者節借啓明戲院開晚會，發了許多請柬，招待各界，那天晚上參加的人真是躋躋踰踰極一時之盛，其中明白記者節的意義的當然很多，專去湊熱鬧欣賞欣賞游藝節目的自然也不在少數。但是，我想，至少至少每個人總應當明白那不是出錢去看戲，而是被人家發帖子請去參加晚會的。就不談到公共秩序，至少至少照中國人傳統的習慣來說，做客總應該懂得一點客氣。太令主人難堪也說不過去吧？

然而嘈雜喧鬧毫無節制——拍手的，作噓噓聲的，大笑的，亂叫的，把整個會場弄得烏煙瘴氣，當主席致簡短的開會詞時，幾乎鬧得使他的話不能講完。有些表演他們看不懂，聽不清的，台下也報之以噓聲和拍手逼他下台，這樣的鬧法一直鬧到散會。

我們坐在那裏，實在難過。幸喜沒有歐美人來看見，不然真會誤認中國人是野人，新生活運動行了這麼多年，仍然毫不長進？可見中國人還沒有處公共場所的習慣，也就是沒有公德。我們從小讀書，只曉得先生教我們怎樣對父母恭順，對長輩有禮，見面就要站起來叫一聲老人家之類

。說到待朋友也只論到個人對個人，很少聽見到了人多的地方應當怎麼樣。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天晚上本來小孩子也多一點，如果全是大人當然情形會好得多，不過在家庭和學校裏隨時應當把公共秩序的道理多說給小孩聽，養成他們的良好習慣，不要以為劇場是娛樂場所可以隨便亂來，到劇場去就可以看得出一個國家的文化程度。蘇聯的兒童劇場，秩序何以那樣整齊，我們不當反省一下嗎？

最近國防藝術社演「明末遺恨」，觀眾甚為踴躍，演得好的時候全場拍手，聽了激昂慨慷的詞句也拍手，這是不錯的，但是有許多人聽到鄭芝龍蔡如薈等的漢奸理論也大拍其手，弄得大家都覺得奇怪。大約那是對於劇中意義的拍手和對於表演技術的拍手，還有對於反面諷刺的詞句的幽默感的拍手合起來的結果吧。然而覺得太天真，太沒有分別。羣衆心理往往比較幼稚，這也是對沒有訓練的羣衆說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羣衆心理，永遠停滯在幼稚的階段，那就真有些難辦。這也有關於平日的教養。

英國的公園裏，常常有保守黨、共產黨和天主教徒同時在一片草地上演講，聽衆靜靜地聽着，自然形成幾個羣集，大家非但沒有喧鬧，而且大聲說一句話的都沒有。警察遠遠地站着含着微笑，只要沒有暴動決不干涉。羣衆也秩序井然，好像學生上講堂一樣，偶然也有辯論，但詞句異

常簡短，態度又十分甯靜，從無這等憤爭的事。這雖然表現英國民族性的特殊，卻不妨拿來作一個參考。中國并不必模倣英人那樣冷靜，不過在羣衆當中我們應當怎樣，確有自覺的必要，無論參加一個甚麼羣衆團體，應該把頭腦打掃得明晰一點，把是非曲直弄清楚一點，就不會適於幼稚。就以上兩次集會的情形爲例，似乎不免莫明其妙之感。

二四 靈寶大師

以前坪內逍遙改編過一個喜劇，叫作「靈寶大師」，寫的是一對老夫妻。他們窮得很，眼睛又都是瞎子，全靠乞食度日，可是夫妻之間，感情很好，彼此相扶相助，相愛相憐，相依爲命。人家顧念他們窮困，憫惜他們殘廢，尤其是羨慕他們的伉儷情深，以爲可作一般配偶的模範，便都肯周濟他們。

忽然，聖僧靈寶大師到了那村裏，用神水治癒了許多殘廢的人，這對老夫妻也就去求了一杯神水，一洗果然眼睛就光了，皆大歡喜。

老頭子睜開眼一看老太婆，生平沒有想到她會那樣醜，老太婆睜眼一看老頭子，也生平沒有想到他會這樣怪。驚駭之餘，萬分失望，從此這一對標準夫妻就時時吵架，人家也就不願再周濟他們。

這個寓言很合東方人的胃口，所謂「家醜不可外揚」「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隱惡而揚善」，本來都是美德，然而稍爲歪曲一點便弄到互相隱瞞互相敷衍互相矇蔽，久而久之便成習慣

，所以中國人不大歡喜暴露醜惡的作品。近來因為各種的刺激，風氣有點轉變，但是傳統的習慣已經深入人心，隨時隨地會反應出來。儘管不見得家家廳堂裏掛一幅「難得糊塗」的橫額，糊塗一點，的確是中國處世哲學當中頗為精微的一點。——「何必認真呢？得馬虎點就馬虎點吧！」世界上的事就是那樣，你只能閉一隻眼閉一隻眼。」這類的話不是常常聽見嗎？如果能夠把兩隻眼睛閉起來，豈不更好？閉了一隻眼那一隻眼不能閉，所以有「難得糊塗」之感。

從「難得糊塗」遺傳而來的血統，求其科學發達當然很難。有些國學專家，把自然科學統屬於易，把社會科學統屬於春秋；還有政治大家，以為消弭階級鬥爭思想只要提倡讀孝經；這些在中國都可以毫不為異。耶蘇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在中國人看來都不過大同小異，沒有仔細分別的必要。甚麼主義都好，看來都差不甚多，「好讀書不求甚解」本是中國學術界最高雅表現。又何怪一般人覺得「眼不見為淨」便「蒙着眼睛哄自己」呢？

蒙着眼睛哄自己，本來是笑話，然而只要哄得過，也未嘗不可蕭然自得。阿Q正傳是把「藏着眼睛哄自己」的哲學形象化了的作品。

所以「澈底」這兩個字，在中國人看起來沒有那麼回事。既以為澈底不可能，也就不必求其澈底。明知是醜惡最好遮蓋一下就過去了，不必有所暴露。「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察察爲明，在中國的處世哲學是最犯忌的。求其有徒，便不能至察，或者還要明知故昧。以前張宗昌韓復榘之流，他的部下儘管欺侮百姓，剝刮地皮，犯了彌天大罪，只要對他個人表示服從，他就不問。任憑人民怎樣呼籲，紳商怎樣控告，他可以假裝不知道，因此也就有些人樂意跟他。

最近有人說起，貪污的人也不妨讓他去。錢弄飽了，他就會好名。或者拿出點錢來辦辦學校，或者捐點軍餉，做點慈善事業，還是於社會有益。不過有兩點值得注意：譬如一個人弄了一千萬拿出五十萬來捐助軍餉，也可算得慷慨大方，可是百姓們用九百五十萬的血汗錢去爲國家從私人手裏換取五十萬是不是合算？就國家的綱紀而論是不是許可這樣作？如果貪污者不好大名而好小名，盜取一千萬，拿出一二萬甚至於一二千來做做人情，又怎麼辦？如果一個人弄錢弄飽了，而他的親戚朋友以及與他同類的人都還沒有飽，都要繼續貪污，又怎麼樣？貪污慣了便永遠要貪污又怎麼樣？是不是要澈底清算一下？是不是能够澈底清算一下？——殺一個鷄給猴子看，殺的是鷄，猴子還是猴子。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傳統習慣，似乎不易打破。種種罪過還在這傳統的掩護下進展着。

常言道得好：「屎不臭，不要攪起臭。」意思是說，屎本來是又臭又髒，經過一個時期的發散，臭氣也會減少。但是一經攪動，蘊藏着的臭氣，又會出來，所以不贊成攪。但如果要清除糞

透，打掃垃圾，就不能怕一時的臭氣，而要求得永遠的清潔。

如今遍地都是糞穢和垃圾，若要相安無事，除非把眼睛和鼻子一齊蒙了起來，所以靈寶大師最爲可恨，非遭驅逐不可。但是幾年來的炮火却把大部分人的甯睡驚醒了，他們的眼睛也在烽火之光中睜開四望。這一幫伸腰睜開眼睛的夥計們，對前途發出了呼聲。許多蒙着眼睛哄自己的先生們無怪其有驚惶失措之感。

二五 文藝家的地位

文藝家的地位是建築在作品上的；不在官階，不在名義，不在金錢，不在政治家式的手段。有人想用官階，名義，金錢或手段去攔阻，去限制文藝家是不可能的；反之，文藝要從他的作品之外，不擇手段去建立自己的地位也是最蠢。

季杜一生，可謂潦倒；易卜生被人驅逐；曾無損於其本人之毫髮。再說大一點，耶穌被人釘死，釋迦被人肢解，其教化歷數千年還很昌盛。即使有嚴刑酷制。對於一個文藝家永遠的生命是無從限制的。

文藝作品經過書商的交易，在與貨幣互換的一點看是一種商業行爲，但作品的目的不是爲了交易，而作品的價值不在乎貨幣的數量而「其本身的意義和其傳播的技術，作家所得稿費和版稅，不過是勞作的報酬，并不能說那就是作品的「商業化」。

文藝是武器，便有人以爲作品的買賣就同於槍砲的買賣，這是錯誤。槍砲是無生命的，拿在志士手裏可以殺漢奸，拿在漢奸手裏也可以殺志士；在暴君手裏便可以屠戮平民。槍砲決不會對

着漢奸着火，對着志士便不着火。作品就不然；反侵略的作品決無從爲侵略者所利用。因此，只要是一個作品，便不能看同一般的商品。文藝家究竟不是商人。

文藝家是思想的勞動者，往往處在被剝削的地位。所得的稿費和版稅往往不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清苦且不待言。不過有人以爲做文藝家的先要學窮愁，似乎也可不必。

政治家講的是策略，法律家講的是條文，經濟家講的是數字，文藝家講的却是情感。情感是容易闖禍的東西；和思想配合起來所作成的精神養料，往往會被人看成毒藥。文藝品往往是在種種的矛盾和限制掙扎着，於是文藝家便也就不免於窮愁。如果作品的戰鬥性過於強烈，那就更難與世相容。

文藝家的觀察力往往比一般人爲銳敏，往往因其所見到的和傳統的見解不同，便引起誤解和非議。加之思想和情感配合而造成的武器往往會有一種不可思議的作用，而使傳統的生活習慣發生動搖。尤其是對於盲目的信仰與服從往往會起疑問。醉夢中的人會站起來，這也是容易討某種人厭的。

文藝家往往會不免於疏狂，疏，大約是不拘形跡。狂，大約是感覺到獨立無儔。有好幾個文藝界的朋友都有紛紛眼底無餘子之感而被人訕諷。其實只要作品寫得好，疏狂也不妨看作感情奔

放時失望的表現。再進一步，或者就不免於一時的頹廢，這不妨看作火山爆烈後溶岩的凝結，也用不着過於詫異。杜甫贈李白詩云：「世人皆欲殺，憐我獨憐才」。世人儘皆欲殺而天才的作家依然是彪炳千秋：這又豈是淺陋者所預料的結果？隋煬帝殺了薛道衡，對着他的頭說道：「還能的作空樑落燕泥否？」然而楊度始終寫不出「空樑落燕泥」，而那一句詩始終還人人知道是薛道衡作。然則對文藝家的嫉妬與限制，不過是一時的笑話而已。何況文藝家大都是越磨折越堅強，作品也就越精練，而垂久之力也就越長呢？

二六 和尚也不容易做

有朋友說他想做和尚。不管他是真心也好，偶然說說也好，總而言之，他是以為和尚比較可
遠離塵濁，無掛無礙，恐怕是苦修也好，剃了頭髮，穿上袈裟，隱居到山林深處，也好休養一下
那被刺激而變弱的神經，多少可以騰點工夫出來，撫摩一下心上的創痕，也未始不是修養之道。
以前作和尚，在田裏可以種菜自給，如果有點寺田，便可以自耕自食，更好的有一座叢林，即使
不作住持，也可以每天作點功課，衣食不缺。還有那些行腳僧，雲遊四方，隨處掛單，隨處募化
，也可以與世相忘，可是應當那種時候，和尚也有和尚的煩惱和悲哀。如果不是強調精神勝利，
淡忘一切，青燈古佛旁，恐怕仍不免有時會夜深繞室，搓手向天。那麼，如今的和尚往那裏去？
倘苦不募化，不開茶館，又怎麼生活？倘若有人搶生意，是不是也會引起磨擦？

做和尚本是禁慾的生活：不吃肉，不娶老婆，不通慶弔，不接近一切繁華，意在與世隔絕，
把自己作為槁木死灰一樣，只從虛無飄渺中寄托心靈，這就所謂出家人的道理。

但是如今新佛教運動中新和尚們的見解可又不同了。不管他們出家的動機是怎麼樣——或者

爲失勢而出家，或者爲失戀而出家，或者爲親族的死亡而出家，或者爲環境的慘痛而出家，或者爲獨特的見解獨特的性格所驅使而出家——目下他們似乎都很愉快地在工作着。他們似乎不是消極的逃避，不是自了的自度，不是以迷信作勸導，而是從積極方面，以憐憫之心傳播佛道思想，慈悲救世。而且他們不甚注重空虛的理論，而多從事於實際的表現：譬如組織慰勞隊，救護隊，甚至於肩着槍上前線，他們是直接參加全民族解放戰爭，參加了爲消弭戰爭建立世界永遠和平的戰爭。同時在後方他們又從事於種種社會事業，如組織食堂，發行刊物，辦救濟院，參加各種集會等等，無非與社會俗衆取得密絕的聯系，以發展各種事業，闡揚教義，他們的態度頗積極，而方法頗圓通。前人出家多半爲了卻煩惱，今人出家便把煩惱負起來與衆生求同度，所不同的就是置身於煩惱之中而不爲煩惱所纏，置身於色相之中而不爲色相所困，一行精嚴，雖辟易，求生不苟，遇死不避，成不自矯，敗不自餒，榮無以加，辱無以挫，然後可爲人類說永生之方法，共致世界於大同。我完全不懂佛教，只是胡說；不過我想，萬一以上所說那有多少真實，那麼，做和尚與不做和尚又有甚爲關係？我想◇贊大師必能教我。

二七 我不明白

當我作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廚房後面起了火，可是沒有燒起來，我並沒有覺得怎麼恐怖，望着房簷上飛着一星一星的小火覺得頗爲美麗。還有一次，下大雨，陰溝淤塞了，水漫得很高，家裏人都慌起來，趕忙開通水路；但是我想如果水再漲大一點，便可以坐一個木盆划到隔壁去。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胡思亂想，當然可笑，然而一到了戰爭的時候，放火燒村莊，決水灌城市，便成了功績的表現。人類的確有時會以毀滅爲愉快。枯萬骨毀萬家以成一人之功，從古以來，英雄豪傑們，莫不以此爲壯舉而躊躇滿志。

侵略的野心家，往往買取一羣饑餓者驅使之使對另一羣被驅使者作戰。他們不肯把積聚的財富分與給大眾，只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來收買他的服從者以造成個人的勢力。所以他們須要戰爭。野心小一點的吞併鄰國，野心大的便想征服世界，他們無論如何詭辯，如何造成所謂理論，無論戴上什麼樣的面具，到了圖窮七見的時候，也就會老實不客氣對他侵略對象說出無理的話：「快把糧食獻給我！快把產業讓給我！快來無條件替我做工！如若不然就燒你們的房子，殺你們的兒

女，」如果乖乖的聽從，那就準備做奴隸，要反抗便只有對殺一番，世界便無寧日。這就叫以屠殺應付屠殺，以毀滅答復毀滅，以戰爭消滅戰爭。

以戰爭消滅戰爭是不是最好的辦法，還是不得已的辦法呢？以戰爭消滅戰爭，是不是仇恨上再增加仇恨呢？

從人類的史跡看來，所謂教育是一面教人建設，一面教人毀滅。跟着科學的進步，建設的速度增加，毀滅的速度也增加。用血汗來建設，又用血汗來將之毀滅，到底所爲何事呢？

人類何以不能用會議來消滅戰爭？生產工具進步，生產的方式改善了，生產自然增加，何以不能夠全世界的人平均分配？

一個國家，一種民族，以征服的形式來統一世界是不可能的，這不過是野心家的妄想，何以不能用全人類的共同努力來統一世界呢？

這一次世界大戰，民主集團說是要用戰爭來消滅戰爭，這次戰爭之後是不是可能永遠使戰爭消滅呢？如果每一個國家民族的偏見與自私不能克服，那這次戰爭又將會是下次戰爭的種子。

這種問題太大了，不應當付諸閒事閒談之列，不過全世界正在戰爭瘋狂的時候，也不過是閒事閒談。不過我所不信的就是一班所謂英雄崇拜的人，生蕃用頸上所懸骷髏骨的多少來評人格，

他們愛用這方法去崇拜那威力最猛，殺戮最多的英雄。

如果非侵略國的人崇拜希特勒，那還說爲了納粹祖國，尙能勉強自圓其說，被侵略國的國民崇拜希特勒又作何解？

封建餘孽想捧希特勒做皇帝，獨佔的資本家想捧希特勒做盟主，自屬別有用心，有一些被侵略國中間性的知識份子也有人捧希特勒，那又是爲甚麼？

跟着希特勒走的國家得到的是怎樣的報酬，還不是很明顯的嗎？不管納粹侵略者是怎樣會殺戮他的父母，奴役他的兄弟，他也還是崇拜英雄希特勒，而太息乎其攻莫斯科之功勳一篲，這是何意呢？

最可憐的是一面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稱道民主集團，一面又在崇拜希特勒。這當然有一方面是假的，有的便真正莫明其妙，隔岸觀火，看人家的災難以爲愉快而忘了火星飛到自己家裏來。非但如此，還有人把別省的戰爭視同遊戲，勝敗之事，也不遜成爲茶餘酒後之談資，這就更不知道是在幹甚麼了。

二八 學習德國的精神

日本學生一套制服總是穿好幾年，學校制服制帽無論破舊得怎樣總不換的。吃的東西非常簡單，日本人吃的飯菜，中國學生覺得又少又壞，可是在米貴的時候，一般的日本人都提倡廢止朝食。

德國人普通一年四季只穿一套衣服。吃飯有時就只有馬鈴薯，以此類推其刻苦的情形可想而知。省了牛油換大砲，自不用說。

蘇聯在革命以後，物質的缺乏，使人民感到很大的痛苦。然而他們還要省出物資來從事於建設。政府把糧食和各種產物，包括原料，半製品，精製品等等一齊統制起來，除掉人民必需的数量之外，全數運銷到外國去，換取外匯購買機器。最初因為人民僅僅處於凍餓，而眼睛看着政府把他們辛辛苦苦種出來，造出來的東西屯積起來，運到外國去，使他得不到絲毫的享受，就未免有些怨望。可是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國家的重工業計劃漸漸完成，輕工業很快地就建立起來，產業趕速度的增加，國防漸趨強固，人民的消費也逐漸提高，然後大家才明白了當局

省衣節食，先以全力建立重工業的策略是絲毫不錯的。一九三三年的夏天，領麵包的人的長行，已經很短，到了秋收以後食物便更豐富，不必受甚限制了。櫃檯裏擺着裝飾品和水菓，農民的存摺上，記上相當的存款，可是就在那個時候，他們外交部對內用的信封，往往還是再翻用一次，或者貼上一張紙用上三次，鋪子裏包東西，從沒有見過樣像的紙。餅乾只賣給外國人去換外匯，好點的香煙也是這樣。可見得他們的統制和節約實在澈底，而政策又實在能公平兌現。受苦的時候大家苦，弄好了大家也平均享受。

德國技術之精可稱世界第一，日本人學她，蘇聯也學她。蘇聯的學校裏，正和我們學英文一樣，德文是必修科。

德國的精神是在堅忍和專一。持續的刻苦耐勞是「堅忍」的表現：對學術鑽研的深邃是「專一」的結果。還有一個優點就是紀律嚴明，日本一步一趨模倣德國，蘇聯極力吸收德國的優點正是大部份強大的根基。

中國人以聰明聞於世界，我們的祖先刻苦耐勞建立了一個遠大的基業，以切實和節儉召示子孫，可是子孫的虛浮萎靡，變了積弱之源。尤其是資本主義侵入以後，既不能向現代文明直追，又不能充分接受科學的組織，虛矯散漫的習慣，打了四年仗，糾正過的部分，還是嫌少。在這個

時候，蘇聯如何接受資本主義的遺產，和德國的技術，是我們當前的課程。我們反納粹，反希特勒，反侵略，但是要多向德國學習。日本所以強盛的道理，也可以給我們有力的參考。

二九 半夜虛驚

有所謂「特種戶籍」的，就是指私娼，賭窟，或者有嫌疑的人家而言。前幾天，有個朋友劉君從外江來，他在口城辦事，夫妻二人租了間房住在那裏。有一晚，正是半夜三點鐘，忽然有人叫門，原來是憲警抽查戶口來了。所謂「抽查」就是指定查特種戶籍的意思。

同住的房東被喊起來了，查不出所以然，於是把他兩夫妻相繼喊起來。起初他的太太不肯起床，引起了那軍爺們的誤會，便不承認他們是夫婦，雖費盡唇舌，無法證明。彼此言來語去，疑慮又進了一步，軍爺們便更不肯放鬆。於是劉君對他們說：「你們知道這家人家一共住了多少人？一個一個喊起來，你們又如何分得出那個是那個？何不拿戶口冊出來對過再說呢？」這話提醒了軍爺，馬上去找戶口冊。同來的警察奉命奔出去，等了許久，居然拿了一本冊子回來。軍爺打開一看，勃然變色，原來冊子上沒有劉君夫婦的名字！這證明了劉君沒有報戶口。在理可以被提去審問。

劉君是個精細人。他明明報過戶口，何以會冊上無名？他一手奪過那戶口冊，剛翻第一頁，

不覺得哭笑皆非。那冊上是四年以前的，那時他還在香港！

那軍爺無可如何，便打電話報告他的官長。他自然不假實說：「……這家人家，房間太多，情形異常複雜，無從查究……」幸喜跟去的警察頗爲機警，他從街長處找到了一份最近的戶口登記底稿，這才證明了劉君的身份。劉君談及此事，大笑不止。

劉君是有相當地位的人：這類事情如果出在小戶人家，何堪設想？那種查法，若真有不法之徒，預先把應有的手續辦得清清楚楚，又何必查得？

政府正非法意清查戶口，倘若行政的技術那樣低劣，執行的人又那樣糊塗，任務如何達到，確成問題。幸喜□城是個僻野小縣，無關大體，不要說像桂林這樣的大都市，絕對不會有那樣的情形，就是再小一點的城市也不會有劉君所述，不過是很偶然的誤會，而……

三十 用工作打開煩悶

我們到底在幹些甚麼？一天到晚，忙個不了，到底爲了甚麼？爲了自己參加的某種運動嗎？爲了想對國家民族和社會有點貢獻嗎？是的。是不是也爲着自己的生活？當然也是的。

我們應當有認清了的路，可是有許多力量把我們一推一拉，想把我們推到橫裏，拉向後頭。正當煩悶的時候，我們會替自己解嘲說：「中國的革命應當是曲線的呵！」曲到甚麼程度那就不得而知。只希望如螺旋一般，儘管轉來轉去，方向始終不變。

有一班暴客式的紳士，曾經佔了我們家裏許多間房子，久而久之也就似乎苟且相安無事。如今有強盜來了，要把我們全家的財產全盤端過去。我們弟兄，怕幹不過那強盜。便不能不請那紳士們幫忙。因此很客氣的對他們說：「你們不幫忙，強盜來了會佔你們各份的利益。替你們着想，千萬不要袖手旁觀啊！」這是何等可憐的語調？

那紳士們拍拍胸膛，似乎十分義俠。可是一轉眼他們又做出半推半就一伸一縮的姿態，藉此確定將來的報酬；同時想兩面討好，用所謂「一石兩鳥」的方法，一面講些似是而非的公道話，

一面想和強盜妥協，平分春色。他們也怕真正幫我們把強盜趕走了，我們又會趕他們，因此想利用雙方互相牽制，以便從中取利。

我們看得很清，也從沒有妄自菲薄，只是對他們又不得不說：「各位真是好朋友」。

強盜看透了紳士們的心理，趁他們舉棋不定的時候，打他們個落花流水。原來紳士幹不過流氓，依附紳士們對他們存着幻想的人們自不免有幻滅之感。可是流氓幹不過穿草鞋的，他們就沒有知道。在紳士們看起來，甯願和強盜拉手，決不願讓穿草鞋的得勢；因此我們就更苦了。

我想放聲高叫，或者是我的嗓子不够宏亮，也或者有叫不出的苦衷，聲音咽到肚裏去了？恨我才疏學淺，無從寫成堂堂正正有系統的理論；又不能專心於創作，只剩下零星片段的感想，作爲閒事閒談之類——前人有詩云：「爐煙如我瘦，辛苦未成灰」，真不免雪窖冰天，爐中星火之感：慚愧之至。

抗戰延長是不成問題的。我曾經生過重病，也服侍過病人，望好的心情是最深刻而煩悶的。然而必經的階段和時日，無法避免。只有以高度的忍耐，撐持過去。

一個人生了病，周身的細胞都不自在，何況國家正在強敵當前作生死鬥爭的時候？好在對試藥郎中的幻想已經逐次打破了。以後只有加強每一個細胞的抵抗力，守方到底。

經過這一次的大病，全身各部
虛弱之點都顯露出來，只要主要的症候治好了，其他次要的病
狀也會跟着減退。醫明的醫士必定歡喜詳細聽取病狀的變化，考察癥結之所在，決不會獎勵人家
諱瞞疾病。所以不管是三言兩句，只
要切實，講出來總比不講好。

我們心裏的火，無論經如何的打撲，始終不會熄滅，更隨時吹着扇着，使其燃燒起來。用熱
力把全身的毒菌殺死，把他統的幻想毀掉，方能得到再生。

啊！用工作打開煩悶吧！也只有加緊工作，才打得開目前深度的煩悶。

三二 芳鄰歡宴圖

有一位太太，長得相當不錯。她打扮起來，總怕沒人看見，想方法要把自己充分表現一番。因此畫了一幅「芳鄰歡宴圖」，這也是方法之一。

有一天，她把許多隣居請到家裏吃飯，就把那幅圖懸掛起來。大家一看，圖中那位太太坐在堂中畫得花枝般美麗，許多隣居們環坐四圍，個個都是醜怪。大家切切私語，既不能不恭維幾句好，又不好怎樣措詞，真是難於形容。

那位太太從來都相當和氣，似乎沒聽見她和人家吵過架，不過她的小孩子和丫頭常是和人相罵，他們都學好了一套詞句，不管理由對不對，總是照那一套罵下去。人家理他們，他們更出惡言，自鳴得意；人家不理，他們便大吹勝利之牛；如果罵出問題來了，他們的主人，就是那位太太，便出來把小孩子或是丫頭叱退，圓一圓面子，表示她的態度究竟很好。

至於那幅圖畫，不管她是不是真美，隣居們是不是真醜，掛起來也可聊且快意。至少外來的人，後世的子孫一定會相信她幾分。

據說這些都是很時髦而聰明的想頭，然而……

三二一 養着老虎咬自己

有些政治的措施，利現在也利將來，那是最好的，現在不見其利，利在將來也好。最不好的是有害於現在，又有害於將來。

侵略的強盜爲要劫奪權利，一切不擇手段。對人對事，只以威逼利誘，機械變詐爲主。他們獎勵殘酷，獎勵自私，獎勵奴性的服從，獎勵公開的欺騙。儘管假定他們軍事上得到勝利，他們的國民道德早已破產；何況軍事上的勝利也并不可惜呢！所有和平正義一類的名詞，雖然也常掉在他們的嘴上，只當作欺騙的工具。

有些志行薄弱的青年，看見希特勒之流的人耀武揚威，也就只想抓住了財權，收養些打手，買人捧場。一天到晚學習說假話，學習投機，學習害人。無論談政治，談主義，談社會，談學問，都只不過是利己的工具，最低限度的仁愛信義，都變成狗矢不如。上以驕凌下，下以媚事上，充其量，等到個人的地位造成，天下的廉恥送喪。然而也還有不少的人謳歌頌揚，這真是萬劫不復的傷心事。

當此戰爭延長，生活日益困難之際，自信心的搖動是最可怕的危機，上海香港淪陷，聽說敵人並沒有十分屠殺，便不免也有人對敵人存着幻想。可是有無數的人不甘作順民紛紛走來內地，有的就努力於敵後工作，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力量，永遠不會被征服的力量。

有些盲目的英雄崇拜者，總說是中國何以不出希特勒。正因為中國是仁義之邦，無論在怎樣困苦的情況中，我們不會犧牲人類的正義。

世界大同是中國數千年來不變的思想，我們以平等博愛之心，建立世界大同的基礎，所以我們能獨力為世界和平而戰。我們所要的是羣策羣力的集體表現，不要希特勒那樣的個人英雄主義。在中國社會中也就不能產生希特勒。換句話說，暴力不容易在中國存在。

